

普通话教学新路

赵俐 主编

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科研项目成果

中国
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中国传媒大学“211 工程”科研项目成果

普通话教学新路

赵 俐 主 编

吴洁茹 副主编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普通话教学新路 / 赵俐主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7-5043-5183-8

I. 普… II. 赵… III. 普通话—语言教学—教学研究 IV. H19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282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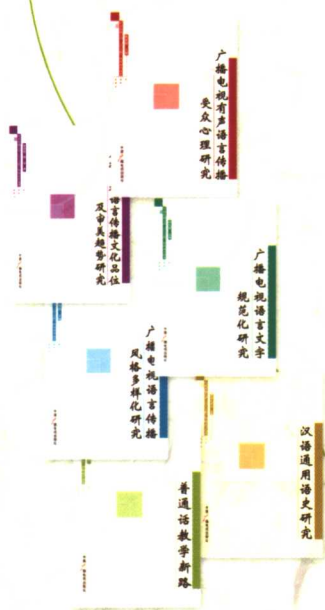
普通话教学新路

主 编	赵 俐
责任编辑	陈 巍
封面设计	福瑞来书装
责任校对	谭 霞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北省高碑店市鑫昊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8 (千) 字
印 张	8.5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5183-8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主 编：赵 俐

■副主编：吴洁茹





■责任编辑：陈 巍

■封面设计：福瑞来书装+杨西福

序

《普通话教学新路》和《汉语通用语史研究》是中国传媒大学 211 项目“普通话水平测试计算机评测系统研发”的两个子项目,《普通话教学新路》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著作,不但反映了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多年来积累的研究成果,而且提升了教学经验的规律性认识,显示了这个学术集体较为宽阔的学术视野、殚精竭虑的钻研精神和强化专业优势的探索路径。这两部著作,开拓了中国播音学的可能性空间,为催生有声语言表达的典范奠定了语音学的史论基础和坚持通用语规范的辩证法则。我们在学理和术用方面,正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让那些否定传统、自惭形秽的论调继续喊叫吧! 中华民族的黄钟大吕必将日益和谐地奏响自己那华美的乐章!

—

汉语通用语史的研究,一般多在音韵方面,从[魏]李登的《声类》开始,对于古音的以五声命字,说法不一。到了“四声”这名称建立的时候,声调就与韵母分为两个概念了。四声大约是晋朝开始的,沈约就认为:以平、上、去、入为四声,始于周顒。声调的提出和研究,是汉语通用语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是对汉语特殊性认识的一次飞跃。从此,“声、韵、调”三位一体,揭示了汉语音节的具体结构,把“语音”和“读音”紧密联系起来,解决了说话跟读书差异的又一个难题。

[明]兰茂编的《韵略易通》,是识字课本,以当时的官话为标准音,被后人称为“国音字典”。在声类方面,划分为 20 类,并用一首《早梅诗》代表:

东风破早梅,向暖一枝开,冰雪无人见,春从天上来。

这应该是兰茂在汉语通用语上的一大贡献。

1937年成书的《北平音系十三辙》，由张洵如编著。此书按照北京音的韵母系统编成，是十三辙最早的韵书。在区分南音、北音的基础上，系统整理北京音系，强调合辙押韵，也说明了通用语的大势所趋。

语音的发展，当然是社会生活发展的反映：一方面，它是相当稳定的，既不会“突变”，也不会“僵化”，不同于词汇那样敏锐地快捷地与社会“共变”；另一方面，它总的趋势是走向同一的，力求克服“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域局限，逐步期待“世界大同”“地球村”的信息共享。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现实正在告诫我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和应用，是国家的需要，是民族的需要，理应顺势而动；出于个人或地域的习惯和兴趣，保护方音，也无可厚非，但是，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忘记建立语言的“共同体”平台，为国内外交往、为广大群众、为外国友人学习标准汉语，义不容辞地尽一份爱国公民的责任。播音主持工作，必须起榜样和模范的作用，引领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规范，让人们学有方向，用有尺度，从而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素质。

二

普通话教学，是一项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重要工作，应该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大学，以至成年人、老年人，都有接受普通话教育的必要。因为这涉及到每个人的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否、有无美感。

表面看起来，只要生理上没有缺陷，口说、耳听，须臾不能离开，人人都会。但是，“口耳之学”又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所以毛泽东才说“非下苦功不可”。我们说“有声语言”，那就是指：文字语言转化而来，内部语言外化而来，这两方面的情形。文字语言是口头语言的某种记录形态，内部语言是反映世界的某种思想形态。它们都遵从“言为心声”的原则。

为什么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跟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会出现不同

的用气、发声、吐字、归音的状态呢？主要是在形态转换过程中，前者要经过“看文字、想意思、跟着念”的步骤，而后者，只是“想意思、接着说”。要把这两者一致起来，首先就要解决“看文字”时如何对待文字语言的问题。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那肯定缺少词语意义的表述，而专注于字音的认读，当然不会“达意表情”了。所谓“看文字”，必须在正确认读的基础上，弄清词语的含义，根据语句、段落和篇章的语意，出声朗读，表达出文字语言内在的思想感情。因此，学会“阅读”，确实是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由于有文字语言的“思路、文路、语旨”的制约，朗读者就要克服单纯依赖文字简单认读的被动状态，而取得“自主话语权力”，把自己对文字语言的理解感受融入语流之中，或者叫做“把稿件中的文字语言变成自己要说的话”。

学好标准普通话，并且运用自如，说得流畅，并不容易。但这是起点，是基础。《普通话教学新路》对此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相信对于“字化”现象的纠正和改善，能够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

三

有声语言的训练、教学、评价以及测试，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是，距离科学化、规律化、普适化、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我们对于语言或有声语言的认识，仍然模糊，仍然缺乏真知。

譬如：语言是什么？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功能是什么？这类问题经常困扰着我们。日常语言、哲学语言、形式语言、文学语言等，怎样解释？众说纷纭。从广播电视语言传播的角度来看，思维方式、词语序列、表达手法是纠结在一起的，几乎分不清先后，找不出主次。大千世界和人类内心世界极为复杂，语言竟然显得贫困乏力。

这里，我认为应该把语言分出档次：生存空间、规范空间和审美空间。如果仅仅把语言看作交际和交流思想的工具，那是一种表层

的观念;如果把语言仅仅当作规范的模板,让人们依样画葫芦,也只是约定俗成的一种态势;只有把语言认作审美的追求,才可能充分发挥语言,特别是有声语言的无穷魅力,并使之进入人们的精神生活,从而提升人之为人的思维、交流、传播三大功能的境界,突破人际交流的狭隘视阈,走向生产美、创造美、欣赏美、享受美的广阔天地!这应该说是语言的最高层面。

这里,我认为应该把语言分出系统:思维系统、交流系统和传播系统。人类的思维系统,极其复杂,形象思维、逻辑思维、直觉思维、创新思维等,语言在其中的动向和态势无法具体把握和表述;大众传播系统,传播形态、传播内容、传播样式、传播效果等,语言在其中的层级和品位经常处于只能意会而难以言传的状况;而人类面对面的交流中,除了说者、听者和语境,还有更加深刻的内涵,如说者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底蕴、表达能力等,都会融合到语言之中,没有这些分析,只就“交际”而论,恐怕难以解决双方沟通的真正的“共同体”建构问题。没有前提和基础的“交际”,就会忽视本质(“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屈从表面(“听与说”),就会放逐人类的精神,抹平人类的交际,以至泛化到整个生物界去。

看来,我们还是要全面地、动态地、发展地认识语言,特别是有声语言,如此,才能掌握好它,运用好它。尤其在“重文轻语”的今天,更要加倍注意。

《普通话教学新路》对于学习播音发声学、掌握普通话标准和了解普通话水平测试,都是非常有用和有效的,至于其中的观点,还可以各抒己见;其中的方法,也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的学科还要继续发展,需要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共同努力,把我国的通用语言迅速推广开去,大步走向全世界!

张颂写于播音系
2006年12月5日

从“字化”现象 看普通话语音教学的瓶颈问题

——代前言

在播音主持专业教授普通话语音课程的10年中,有很多教学体会,获得了不少教学成果。教学有其规范性,训练也有其步骤,艺术语言更有它高于生活的追求。但是,我们是在为提高学生的有声语言表达能力服务,是为了让我们的学生语言表达更加到位。在这些年中,我一直在避免的问题就是专业训练的结果是使得学生的语言表达不自然了,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学完学生反倒不会说话了!”虽然这样的话,其公正性、客观性都有待探讨,但正是这句话激发着我不断地对教学法进行反思。

不会说话,可能是因为学到的某种训练方式僵化地运用到实际语言表达中,也可能是在播音主持中没有分清楚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语体而使用了某种固定的腔调^①,或者就是普通话运用得还不够标准、熟练,表达时将注意力主要给了字音。

“字化”现象就是我跟踪追击的问题。这里所说的“字化”现象指的就是普通话使用者在运用普通话的时候,过分注重每个音节的发音标准,在语流中以单音节为发音表义的唯一单位,即将句子处理成标准单音节的机械相加,从而严重影响了语句的自然流畅程度的现象。通俗一些说,就是在语言表达过程中,说话者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将出来,平均使力,没有因表达目的而呈现出相应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节奏变化来,好像是一个念字机器。

^① 参看本人论文《播音语言表达中“不合适的腔调”研究——论声音形式与时空需求的吻合》,载于《媒体语言大家谈》,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普通话水平测试比较注重对音节准确性的评判,但同时在朗读项和说话项的评分中,有一项自然流畅度的评分。有“字化”现象的应试者表现为单音节的发音比较准确,但是到了朗读说话的时候,仍以字词为单位,语句显得生涩,不够流畅。我们在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心做了这样一个抽样调查。对2002年——2005年的普通话应试者进行了抽样分析,选取了80名一甲获得者,对他们的录音材料进行分析,考查语流自然度的问题,有26名一甲获得者,其中(2002年9名,2003年5名,2004年5名,2005年7名)字词部分没有扣分或扣分在1分之内,语句流畅度分别扣分1到2分。^①显然,这26名应试者的字词发音问题不大,但是语句中仍是字词状态,因此流畅度的失分比较多。这种现象在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中,在普通话的初学者中更为多见。本人在担当测试员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河北某学校播音专业的学生较整齐地呈现出“字化”现象。估计,这是老师教学过程中为应试而故意为之的。老师这样的要求,的确可以在短时间里提高普通话发音的准确性,矫正错误及缺陷发音。但是,却离语言教学的目的——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提高交际效果远了一些。无论是普通话水平测试还是普通话教学,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学生普通话的标准程度和运用水平,增强学生运用普通话进行表达的能力。

在普通话语音教学中,已经有一套相对成熟的理论框架可以依据,比如普通话、元音、辅音、音素、音节、舌面元音的舌位图、辅音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韵母的四呼等主要概念,声母、韵母、声调、音节结构、语流音变等具体内容。相对来说,在教学中把现有的理论知识传授给学生尚属简单,但要从实践层面上,让学生能够实现标准发音,却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探索、创新。我认为,普通话的学习过程中,有对单音节发音的矫正和练习,这很正常。

① 参看第三章第一节。

但是,到了语句中,仍然陷入单音节的发音评价而忽略了整体的语句表达,这就会本末倒置。尤其是播音员主持人,不仅是普通话发音的示范者,更是高品质有声语言的引领者。如果停留在字音准确而表达生涩的层次上,停留在为应试而学习的层次上,那么,对播音员主持人的语言风貌乃至整个社会的语言使用水平都会产生负面影响。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已经有四十多年的教学实践,这里有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实验基地,普通话语音课程一直是我们的专业基础课程。达到普通话的一级甲等水平就是我们培养的目标之一。这次,我们“普通话教学理论及教学法”课题组,集中了教学经验丰富的中年骨干教师,他们大多为国家级测试员,还有专门在这个方向进行学习研究的研究生。我们以教学经验、测试实践和调查研究为基础,展开了这个项目的研究。

现阶段普通话教学,尤其是高层次的普通话教学,也就是以一级水平为努力目标的教学,除了几类顽固的难点发音之外,最大的瓶颈问题就是要解决字音的准确到流畅的朗读会话的问题。教会发标准字音难,训练出流畅自然的语流则更难。

字音的准确是基础。学习普通话,最终是为了在语言交际中取得更好的效果。因此学习的最高目标应该是运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自然流畅的语言表达。在首届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学术研讨会上,黄翊先生就提出“必须加强字音准确度的训练”和“建立句本位观念,加强会话训练。”这两个普通话培训测试的重点。他说“字音是培训的起点,会话是培训的终点。”^①但是,我们的普通话测试和很多地方的普通话教学,却往往更加侧重字音的训练。而且面对字音训练基本完成任务之后,希望进一步达到自然流畅的学生,教师有些力不从心。

^① 参看黄翊《从字音走向会话——论普通话水平培训测试的两个重点》,见《首届全国普通话水平测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2003年。

我们课题组集中力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点研究。从字音准确到朗读会话流畅之间存在的障碍以“字化”现象最为典型。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从理论上作了这样的发问:单音节的标准发音和语流中的标准是不是可以照搬?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研究的是标准的单音节发音和标准流畅的语流中的同音节的具体发音是否一样。为此,我们做了一系列实验。比如,声调方面,单音节发音和双音节、三音节中的同音节对比,进入单音节以上的单位中受到的表达需要的影响,如词首词尾、重音非重音等^①;还有,同一个韵母,单音节的发音、句中重音位置的发音以及非重音位置的发音的对比^②等等。实验结果表明,单音节的发音和音节进入语流状态中的发音往往有所差别,并且因表达的需要而呈现出不同的变化。

从理论上分析,语言是用来示意表情,用来交际的。单音节是基础,但语流并不是单音节的静态发音的机械相加。语流状态才是语言的交际状态。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驾驭整体,不要因为拆而了解了局部,就只会将局部再拼凑成整体了。那是僵硬的死的假整体,不是流畅的生动的活的整体。语流状态中本来就充满了细微丰富的千变万化,不能死守着单音节的某个固定发音,而应该以此为基础,应表达的需要,在音位允许的范围内变化。语流中的标准,不是静止的音节标准,而应该是示意表情中的标准。

当然,通向目的语的学习总有一个过程,会出现不太熟练不太流畅的状况,这是正常的过渡状态。但我们要尽量缩短这个过渡状态,并且要积极地采取措施,避免僵化的形成。在学生出现比较生硬的“字化”状态的时候,不管他是能力所限被动为之还是理论偏差故意追求,作为承担普通话语音教学任务的教师,此时正确的引导都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这个学生乃至所有学生今后的努力方向。如果说,因

① 参看第三章第二节。

② 参看第三章第三节。

为个别字音的矫正而使语流不够熟练流畅是阶段性表现应该允许出现的话,那么,将这种状态当成标准的最终状态,学生们争相追求每个单音节的标准而忽略整体语流的自然流畅,那就不应该了。因为这样的话必然使语言教学偏离为交际服务的目的,也使得教学效果和教学目的背道而驰。可见,教师的评价引领多么重要。

作为教师,首先要从语言教学的相关理论上做到胸有成竹。

明确了普通话语音教学是为了让学生运用标准而流畅的普通话进行交际,进行有声语言创作表达,那么在纠正字音的时候,就要对学生的交际状态和语句的流畅提出要求,哪怕学生不能立即达到但至少有个努力的目标。这样,在面对字字准确但字字无意的“字化”现象,教师就不能全部肯定,以防学生们将它作为标准的示范。教学中老师的点评要客观,要渗透自己的教学思想。既要指出具体的发音错误和缺陷,也要从表达效果上给予整体评价,让学生在看清道路的前提下清扫眼前的路障,不能铁路警察各管一段——教语音的老师只管发音准不准。教学要有贯穿的教学思想,教师之间要发挥团队精神,形成合力,培养人才。

明确了正确的有声语言创作表达的道路,才能在指点发音问题的时候,有更高、更远的全面引导。播音创作基础理论中,在创作道路上讲求理解、感受之后形成有声语言,并最终要给予受众。这个道路是应该在一开始的语音教学中就要遵循的。练一个词、一句话,都要有自己的思维活动及感情运动,不能是毫无色彩的物理语音,不能是“冷声”。如果在训练之初,就注意到了思维情感和语言的合拍,就要求学生说自己的话,说真话,那么,后来的创作基础、播音主持业务,包括即兴口语的主持,就不会出现创作道路的偏差,出现机器语言,出现脱了稿子就不会说话的现象。

教师教授普通话语音课程,是需要提高学生的发音能力和语言交际能力,是要让学生在朗读和即兴说话中都能运用标准流畅的普通话。当教师在普通话的即兴口语训练的时候,就要懂得一些思维

转换成有声语言的规律与方法。此时就不能要求学生花过多的注意力在发音上,这本身就是不符合人的语言表达规律的;也不能肯定那些发音准确而套话连篇的学生,这是在肯定思维的懒汉。学生需要一些方法,更需要一个方向——力求说的内容好,形式也好。

只有教师弄通了一些理论,才能更科学更合理地加以指导和引导,才能使學生更有后劲。

教师在弄通理论之后,还必须有具体的有效的方法。

在防止“字化”现象的形成和固化方面,本书有一系列的教学法的提示。首先可以从示意表情的角度加以引导,从一开始就让学生认清语言的服务终端,不要亦步亦趋,视野窄化,陷入局部,忘却语言的活力。示意表情,是一个理论引导,教学中还应该有相应的教学方法。这方面播音主持专业已经有了一套成功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值得普通话教学人员借鉴。播音学所讲的面对文字语言,首先要让思想感情处于运动变化状态,具体方法有情景再现、内在语、对象感等,在具体表达中,通过停连、重音、语气、节奏等具体手段来实现表达的流畅生动。^①这其中有很多我们可以变通地借鉴,帮助达到语句语段语篇的流畅。还有一些训练方法,比如在语音训练练习字词的时候,可以加入一些语境设想,用不同的语气色彩表达,这样可以防止单一色彩的固化。我们在进行字词这样的小单位训练的时候,要兼顾句子语段语篇的大单位训练,还要安排好二者的时间和步伐。关于即兴口语表达方面,近几年来,应用语言学理论的发展,也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言表达的方法等等对我们训练说话的流畅很有实际价值。

流畅的普通话表达要有示意表情的意识和方法之外,还得有一些物质基础,就是发音者良好的口腔控制能力和气息运用能力。口腔是形成字音的场所,口腔里的咬字器官对字音的控制可以达到灵

① 张颂:《播音创作基础》,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0年。

活细腻的变化。要达到控制自如,可以在唇、舌、口腔形状等方面做一些相应的练习,为口腔控制打好基本功。气息是声音的动力,是表情达意的重要手段,也是表达流畅的重要保证。句子中的语气表现、语气衔接等都有赖于气息的运用,到位了,就会表现出“流畅”来。但是,无论是口腔控制还是气息控制,都是和示意表情紧密相连的,具备生理、心理、物理三重特性,而不是纯物理的,也不是纯生理的。本课题对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学习能力和语言观等问题也同样作了一些探索和总结。

在单音节的发音标准上,要解决难点音的问题。比如,舌面音 j、q、x 的发音,还有鼻尾音,尤其是前后鼻韵的发音,以及声调的问题,轻声儿化的问题,本书都结合教学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书还将我们的实验和调查的内容及结果分析列在第三章中,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总的说来,目前我们的测试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培训工作也是紧锣密鼓,最重要的我们要将教学和测试实践与科研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目的是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教学效率,为语言交际服务。要解决语言的标准与流畅的兼顾问题,有规律的摸索,有理论认识上的调整,还有方法上的实验。我们尽力将我们的教学科研成果提供出来,意在和那些同我们一样从事普通话教学工作的同仁们交流,和普通话学习者进行对话,尽力提高我们普通话教学的效率。

赵 俐
2006 年 4 月

目 录

序	(1)
从“字化”现象看普通话语音教学的瓶颈问题	
——代前言	(1)
第一章 教学思考	(1)
第一节 在语流中动态评价普通话的语音标准	(1)
第二节 训练单位的兼顾及方法	(10)
第三节 掌握示意表情的方法引领流畅	(22)
第四节 “吐字归音”对语音训练的价值	(34)
第五节 改进口腔整体状态提高语音质量	(53)
第六节 增强气息运用能力提高标准流畅度	(71)
第七节 更新语言观促进普通话学习	(85)
第八节 学生学习能力与教师教学能力	(101)
第二章 难点剖析	(112)
第一节 舌面音发音问题及教学方法	(112)